

筆路藍縷憶當年

■ 金亞輝

本校在台復校之次年——民國四十八年九月，筆者承義兄師大英語系楊教授景邁先生引介，蒙當時代理電子研究所所務之盛教授慶先生錯愛錄用，隨同該所由台北遷來新竹，自此和交大結下了不解之緣，開始了長達卅四個寒暑的公務生涯，迄民國八十四年元月退休，不知不覺已屆古稀之齡，兩鬢飛霜了。

在學校度過了三分之一世紀，眼見本校由電子所而工學院，而擁有四個學院（編按：八十四年八月又增加了人文社會學院）的大學，的確經歷了許多變遷。適逢交大百歲大慶，特將一些早年不見正傳的稗官野史，寫出來湊湊熱鬧，聊供校友諸公重溫青壯時代的舊夢，再一次走過從前。

話說四十八年間的交大，僅有一幢像樣的建築——竹銘館，矗立在田野中央，四週都是農舍，倒也有點鶴立雞群的氣概。該館的一二層為校友捐獻，三樓則是美援。剛到新竹時，九龍宿舍區內的研究生宿舍（今慈愛齋），尚未完工，於是乎四十位同學，侷居於竹銘館三樓實驗室內，達半年之久。四九級郭南宏先生（今國科會主委）、鄧啟福先生（現任校長），以及在校執教的五〇級彭松村、祁甦兩位教授，都是其中之一。當時的職工同仁，祇得廿二人，包括管理圖書的王玉明講師、實驗室助教盧愛存小姐，幾年前退休的徐教授先誼則擔任秘書。此外尚有註冊吳鶴鳴先生、事務李治國、會計朱華宸先生等三位主任。餘者皆為含我在內的小職員及工友同仁。校地僅三公頃左右（包括九龍）。時至今日，系所合計已有卅八個，教職員工九百人，學生七千八百弱，校地七十六公頃，房屋八十餘幢，成長比例，不謂不大。而歷屆在台畢業同學，截至八十四年六月止，也已超過25,600人（學士16,560人，碩士8,666人，博士400餘人），著著實實替國家培育了許多優秀的高科技人才，相信對於我國整體發展，應有很大的貢獻和深遠的影響。

電子研究所成立之初，同學會原擬聘請台灣大學電機系主任盛慶球先生擔任所長，盛先生謙辭，遂由教育部常務次長李熙謀先生兼任，惟實際所務仍由盛先生全權處理。至於授課老師，無一專任。此種現象，到民國四十九年春，凌前校長鴻勛偕盛代所長慶球，兩度連袂南下岡山敦聘空軍通信電子學校教育處長劉浩春先生、暨副處長張去疑先生來校任教後，才告逐漸改善。

五十三年秋，增設電物、電工兩個學系，大學部於焉伊始。開學時同樣面臨學生宿舍問題。時一舍尚在趕建，九十位新生借住五百公尺開外的教師會館（其中一位是眼下享譽國際的宏碁電腦公司施振榮先生），比鄰的孔廟左側廂房則權充餐廳。直到一舍一樓大抵完成，始行遷回。因二、三樓繼續施工，同學們飽受噪音之苦。實際上

博愛校區一至六舍，都是同樣情況，限於經費，先建兩層，然後再蓋第三層。尤其五、六舍的建築費用，毫無著落，乃設法向交通銀行先行告貸，三數年後，始籌得經費，本利一併清償。校務經營之困難，蓋可想見。

說到校慶，也有一番滄桑。遷來新竹後，首次校慶典禮——民國四十九年，在竹銘館一〇七教室舉行。兩列鐵路專車，由台北載來百多位校友暨眷屬，狹窄的校園，遍插國旗及校旗，倒也頗見喜氣。才種的樹木，稀稀落落，根本不成氣候，活動空間十分有限。午餐後亟思賦歸，看看時間尚早，於是某位校友，電囑新竹站長安排，專車提前二十分鐘出發。傳聞中東北某少帥才能辦到的事情，居然讓我親眼目睹，筆者不禁暗暗稱奇。民國五十年校慶，在今博愛校區活動中心二樓圓廳舉行。五十九至六十八年，改至博愛圖書館，斯時學生已經上千，園遊活動辦得相當活躍，加以新竹畢業校友也已不少，故返校人數大為增加，氣氛也隨之改觀。光復校區開闢後，學校重心移位，六十九年曾在新生館辦過校慶。印象最深刻的是七十年那一次了。新建的中正堂，到三月下旬尚無望竣工，現場一片混亂，一點也不像能夠如期使用的光景。然而請柬已遍發，怎麼辦呢？這時節，校長郭南宏先生展現了他非凡的毅力，除了協調廠商全力趕工外，並率同總務處同仁，親自動手搬運等待裝配之禮堂座椅二千張，清除工地所有廢料，以加速工程進度。在他堅忍不拔精神的感召下，眾志成城，八十五週年校慶，終於得以順利在中正堂舉行。事在人為，人定勝天，真的絲毫不假。

交大博愛校區用地之取得，頗費周章。初期是地方政府撥贈了三公頃，五十三年大學部招生後，收購了民地1.8公頃。五十六年首任工學院院長鍾皎光先生，爭取到600萬元經費，遂又徵收將近六公頃，兩年後劉浩春先生繼任院長，始完成征地手續，隨即興建圖書館及教學大樓，並開闢田徑場地，斯時同學們才享有較大讀書和運動空間。其後又分五次蠶食了東邊一公頃左右土地，至此已達飽和，因為無地可買了。至於教職員工宿舍，除了九龍區是水廠撥用外，建功路學人村，及第一～四期輔建公教住宅的土地，約有2.5公頃，原屬台灣金屬礦業公司新竹煤礦所有，破舊宿舍裡住了八十餘戶退休員工，煤礦又呈虧損，因此亟欲處理該處房地。事為本校李治國、朱華宸兩位主任獲悉，認為應該設法爭取，以備日後興建宿舍，解決教職員工住的問題。於是透過當時擔任台金公司總經理的滬二四級校友郭宗太先生之助，於五十五年先行租用，五年後再依審計部核示，按當年公告地價讓售予本校。如今已建有學人宿舍77戶，第一～四期公教住宅451戶（分配本校305戶），不但減輕了供應眷舍的壓力，而且替同仁們謀取了鉅大的福利。如果沒有這筆土地，想蓋房子可沒這樣方便了，這些都是早年總務會計人員的默默耕耘，始有今日的開花結果啊！

光復校區之關建，是件絕大工程。六十年秋，盛前院長慶琰先生，鑒於校地過於狹小，不敷長遠發展之需，遂提出擴校構想，南遷之議也曾喧騰一時。作罷後旋即規劃以陸軍威武營區為中心，並征收週遭民地十八公頃，合共卅公頃為新校區用地（其後征地部份委由新竹縣政府辦理，耗時三年始竟事功）。筆者當時主管購地，備嘗個中艱辛。至於威武營區十二公頃土地之取得過程中，依筆者認為，有兩位人士（均已作古）出力極多。其中之一是滬校二三級校友費驊先生。先生時任行政院秘書長，撥

讓營區案雖已呈奉院長核可，但事涉國防、教育等部會，若非先生居中協調，若干壘礙恐難迎刃而解。此外，費先生對擴校經費之籌編，亦具有相當程度之影響力。另一位則是交大前主任秘書王之珩先生。王先生畢業陸軍官校十三期，曾在國防部任職多年，與軍方高層夙有淵源。職是之故，由王先生出面溝通，事半而功倍。蓋軍方門禁森嚴，我等小老百姓前去師部洽談遷讓事宜，不是喫閉門羹，就是飽看臉色，進度極為遲緩。某日，陸軍總部副總司令楊中將蒞竹，王主秘往見。楊將軍居中端坐，王卻搬一張沙發矮凳趨坐於將軍右側，左手拍拍將軍的大腿說：「老兄！交大的事情，您要多幫忙啊！」嘿？！何物王某，敢捋虎鬚？莫非是喫了熊心豹子膽不成？但見副總司令頷首微笑，不以為忤，隨侍的將校們則個個愕然。不久，師部即召開協調會議，與會者有國防部、陸總部的校官級參謀多人，以及新竹地政科王科長。我校則由沈總務長中益率王主秘及本人參加。會中，陸總部某上校對地政科人員語多詰責，大有盛氣凌人之勢。會後聚餐，副師長謝上校推王先生坐首席，王居之不疑。觥籌交錯之下，眾人始悉這位老大哥的來歷，於是肅然起敬，一反倨傲前態，轉而執禮甚恭了。席間，某中校言及他的岳父也是十三期生，王先生不假思索，『大米稀飯』脫口而出。蓋抗戰前夕，有志青年紛紛投筆，從軍報國，入伍時例須自我介紹，某中校之老泰山，係河北大名師範畢業，因而博得『大米稀飯』諧音雅號，該中校隨即改呼王伯伯。又某上校的長官，曾是王先生的老部下，關係非比尋常。至此以後，工作進度快速而順利，營區遷移之時間，因之大為縮短，而校區全面的整建，也才能依序開始。平心而論，如以「功不可沒」四字來形容費、王兩先生之貢獻，不為過也。

其次要談談交大校友的向心力。我在校卅餘載，深深體會到海內外校友對母校的深厚情感。從捐獻鉅款興建竹銘館、實驗一館、博愛圖書館，以美金採購儀器．．．到今日的設置思源基金，無不顯示校友們「飲水思源」出錢出力的回饋表現。又本人參與事務組工作廿年，經常和在各階層服務的校友接觸，所給我的印象是熱情洋溢、有求必應。凡是和交大有關的事情，總會不遺餘力地相助，使我獲得不少工作上的便利。例如常年到海關提領國外運到之急用實驗器材，每每拜滬校二五級校友總稅務司王樹德先生之賜，得以快速通關，間接幫助了師生研究。不僅此也，連在校同學家長，遇我洽公時，也都親切表明：「我的小孩在交大讀 x x 系。」因而拉近了彼此距離，儘量協助指點。最最不能使我忘懷的一次是關於光復校地征收案，設非這位在內政部地政司服務的家長的鼎力，於短短五天內將回覆地政單位申請解釋疑義的公文，適時在發放地價的關鍵時刻交給本校的話，恐怕自大學路學人宿舍起，以迄游泳池那片廣達萬餘坪的土地，勢將遭逢征收命令失效的噩運，而化為烏有，新校區之建設藍圖，也要另起爐灶矣。總括一句，個人認為，交大校友與母校，的確存在著一種水乳交融、密不可分的親密關係。在台復校後的交大，能有今日規模，實在與交大傳統精誠團結的校風，有著莫大的關聯。

綜合半生在交大混飯喫的經驗，覺得有時候辦事，得稍微用點兒頭腦，再加上少許傻氣，說不定小兵也能立大功呢！如果一味墨守成規，畏首縮尾，債事的成分很大。舉例來說吧，征收新校區民地案內，前面提過的北側13,400坪（約四公頃半）土地

，就是靠「動動腦」而得以保全的。因為聲請解釋的公文送去內政部前，先得通過台灣省地政局。這一關過不了的話，就甬提了。以下就是「愛拼才會贏」的經過：

原來那筆土地的公告現值有些疑義，新竹地政科王科長，堅持要向省方請示，奈何遲未獲覆。依照法令，土地征收命令公告卅天期滿後，必須在十五日內發清地價，否則宣告失效。在贖下不到七天的緊迫情況下，筆者偕會計室朱主任華宸，并會同王科長，赴省地政局交涉。行前僉認若憑我等力量，想在當日取得覆文，絕非易事。因此懇請某老長官打個電話找找熟人，希望能優先處理本案。老長官見是交大公事，欣然允助一臂之力。可是地政局局長也不敢擅專，祇好派一位專員陪同前往中興新村民政廳請示。陳廳長時英出國，江副廳長繼五先生代行（此君曾任代理桃園縣長，頗享盛名）。某專員、王科長兩人入內報告，毫無結果，打了回票。我和朱主任意欲求見副廳長當面洽商，卻被專員擋駕，并說：「你們不可以進去！」眼看就要繳羽而歸；然我倆豈肯罷休？頓時心中無名火起，自忖堂堂國立大學的兩位一、二級單位主管，那有不夠資格面謁副廳長之理？俗語說得好：「狗急跳牆，人急跳樑。」情急之下，喝令傳達遞進名片，果然立被延入。余開門見山，言簡意賅地闡明來意（當然也少不得輕描淡寫地提到了老長官。），末尾還加了一句：「如果征收令失效，到時不知誰要負此責任？」也許是語氣重了一點，江先生覺得茲事體大，馬上同意電告地政局長加班備函，轉請內政部解釋。我等如獲綸音，鬆了一大口氣，拜謝而出。於是快馬加鞭，馳回台中。到得地政局，已是下午六時，萬家燈火齊明了。經過擬稿、判行、繕發、用印等手續，一小時內，公文到手。當晚即兼程趕返新竹，次晨急送內政部核辦。終於不負所望，同事倪曉雲先生（後調升保管組主任）自台北取得覆文，送到土銀新竹分行，在業主大吵大鬧的咒罵聲中，趕上了最後一天發放地價的要命時刻，總算不曾誤了大事。回想起來，如果當時稍有遲疑膽怯，不敢勇闖民政廳，據理力爭的話，那片土地，毫無疑問，鐵定泡湯。這件事，是我頗為自得的快事之一。同時，我也衷心感念老長官。十八年前，由於他一言九鼎的協助，才能使征地任務完整無缺，順利達成。

交大卅年的陳年舊聞，罄竹難書，限於篇幅，無法一一縷述。不過也有些趣事，何妨寫來點綴點綴，聊博諸君一粲。五十一年間，有一首歌曲「愛你在心口難開」（恰恰舞步）非常流行。宿舍裏，中廣贈送的落地電唱機，每天要唱N次。五二級電研陳德勝校友，戲稱為「交大校歌」，不知陳先生記得否？又一年，研究所畢業典禮，捉狹的同學，慫恿聯合國電信電子訓練研究中心（在本校設立若干年）專家Arden教授，登台用國語致詞，其中一段是：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祇怕洋鬼子說中國話。」發音不準，腔調滑稽突梯，聞者無不捧腹。其三，大學部成立後，五十五年在博愛校區溜冰場（今排球場）舉辦迎新晚會，因女生稀有（五三及五四學年新生祇得三名），遂由五七級電物蔡新民、五八級控制王伯群兩位俊男，喬裝成美女，粉墨登場，與李所長熙謀翩翩起舞（是時尚未成立工學院），清晰印象，恍在眼前。再一次，某年校慶日清晨，值夜校警巡邏至博愛圖書館前，猛抬頭見外牆頂端掛著一人，嚇了一跳，用手電筒照射，才知他正在將圖書館三字改成「塗書罐」。此人見被發覺，匆匆攀繩

交 *dear nctu* 大與我

爬上樓頂逃之夭夭，登山用具也顧不得了。天明後筆者派工人清除，教務長溫鼎勳先生亦曾錄影存證。推測是某位同學所為，不過並無惡意，只是想出出學校的洋相而已。究竟是何方神聖？到如今還是一個謎團。

在本校服務的這段漫長歲月裏，由小職員、以至秘書兼博愛校區聯合辦公室主任，最終的感想是：「交大待我不薄。」縱然亦曾被長官同事們謬譽一句「以校為家」，但總覺做得不夠努力，做得不夠好，勉強算是盡力而為，求一個無愧我心而已。退休後，常去學校徜徉，看到昔日和工作伙伴栽植的樹木，鬱翠成蔭，想到「前人種樹後人涼」這句古諺，內心的喜悅，實非禿筆所能描繪呢！

順便一提，內人徐禮妹女士，在校服務已逾卅六載，自詡「七朝元老」，一笑。小犬文正（溫教授鼎勳夫人和郭校長眼中的頑皮豹），本校工業工程研究所八一級畢業，是個不折不扣喝交大奶水長大的「交大人」。這一點，可說是愚夫婦共同為交大效力一甲子的最大收穫。

（附言：由於年代久遠，記憶不清，本文內容，或有謬誤，尚請識者指正。）

八十四年雙十於風城

思源基金捐款回條

姓名／公司行號：_____

（不論捐款與否請務必寄回或傳真至交大，俾便統計，並諒免再次叨擾）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_____

（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）

地址：_____

電話：_____ 傳真：_____

系統：_____ 系所：_____ 級（如為本校校友請註明）

認捐金額：_____ 元

不指定用途

指定用途

捐款方式：1. 一次付清（85年12月以前付清），預計付款日期

2. 分期（捐款五萬以上）

*本捐款分 _____ 期支付（85年12月以前付清）

入帳方式： 支票

現金

郵局劃撥

銀行轉帳

本校教職員工，須由本人同意，可由薪水直接撥付。